

馬華文學的藝術展演

「要說的都在這裡」

在歷史建築的空間氛圍中與文學對話

文——蔡沛霖 展示教育組

圖——窮劇場

“

為使展演聚焦於木炎的文學詩作，藉由不同國籍（一馬一台的組合）創作者的詮釋觀點，啟發觀者對作家的書寫有更深刻的體會。

”

活動
展覽與

臺灣文學館與窮劇場共同合作辦理馬華文學劇場首部曲「要說的都在這裡」藝術展演活動，第一場4月29日（三）—5月3日（日）於所屬齊東詩舍開演，由窮劇場團長高俊耀（馬來西亞籍）及蔡晴丞（台灣籍）分別執導《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（readymade）》、《臺北，今夜我跟你睡》兩齣劇碼，其文本選自於馬來西亞作家木炎的詩作《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》及《Goodnight, Taipei》為創作發想。

我們所熟悉的馬來西亞文學作家黃錦樹、黎紫書、陳大為、鍾怡雯、張錦忠……等人，甚至是窮劇場高俊耀，很多是來台唸書因某些緣故留在台灣繼續發展，進而落地生根，有些成為學者、作家、劇場工作者、藝術家……等多元的角色，但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經由他們的各類創作，帶領我們認識馬來西亞的文化與社會發展。而此場的展演設計概念試圖給觀眾的是開放的詮釋空間認知，另一個要傳達的命題是「在台馬華文學」的文化處境，背後衍生的則反映這群創作者在台生活所受的衝擊、矛盾、無奈與台灣社會對他們的認同，及作品的接受度。

臺北，今夜我跟你睡

Saya nak masuk sini：我要進來這裡。
日式宿舍的座敷內窗的另一頭，叩叩叩，一位將踏入台北的年輕人，急忙要進來這個地方，肢體攀爬由外緩緩的以倒栽方式穿越了



進入台北。

窗，由外入內，這是一個開端，至此路上的行人都是陌生的。

我跟你睡，因為
路上行人對我陌生
捕捉不到一張熟悉的臉孔
你說的寂寞，我懂

bukan saya punya：這不是我的。「我就像是一個寄居蟹不斷的找殼，一直在這裡、一直在那裡，不停的移動……」、「我們都在找家，不是房子，是家……」。舞台燈光打在床之間，此時的空氣都是凝結的，舞者們的眼神與肢體交會，接著個別以言說行動（speech-act）方式表達自己集體在台北生活的日常互動模式、行為模式，尋求一種「歸屬感」，不單是群體接納問題，而是台北之於他們、他們之於台北地方的蝕落，人與人的情感、人與地方的聯繫變得非常虛假，永遠不屬於誰的。

我不是因為慾望而來
樹葉不是晶瑩的雨漬而來
火焰照亮一切被注視的
你知道意義的深沉
速度中彼此變換了姿勢

bawah：下面。「我不喜歡臺北，可是我離不開臺北……」。緩慢且沉重的往前匍匐前進，從地方走入空間，一個接著一個，由床之間穿過上下疊層的書院，擺在書院內象徵知識的寶庫，此刻只剩下物品。這座城市像是被掏空的裸體，但還是不斷的有人進來，不管適不適生產與不生產，時間被視為獨立而無情的機器，久了，便妥協了？還是習慣了生存？生活變成既定的課表，意識約束了行動，亦是行動網綁了意識，不喜歡卻又離不開。



以言說行動（speech-act）方式表達。

今夜屬於雨的臺北
誰將拎走誰回去睡
夢的真實在杯口徘徊
阿！溫度
懷抱之後我們該冷藏
永遠的感動

sayang：親愛的。「我是台南人……」、「我是三峽人……」、「我是馬來西亞人……」、「我是萬華人……」；「我吃鹹酥雞……」、「啤酒配著豬腳麵線……」、「nasi lemak椰漿飯、satay沙嗲」、「我只吃碗粿……」。打開綠廊（側）落地門奔向庭院草地，東西邊的斜角散落著數十隻酒瓶，來回的奔跑、追逐，彼此的拉扯、身體的相互疊織，食物不再是鄉愁的慰藉，各地的民俗風情在台北變得似真似假，遷移到這些空間（舞者、齊東詩舍、文本、創作者）的過去與未來，進而連結了空間（觀者）內的人群。

甚麼也別說，親愛的
在這裡，接吻是最好的告白
吻別後的臺北又將晴朗

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

形式與內容同為探索的比對，是此作品特別去觀照的獨特性，相較於詩／身體／劇情的交錯與鋪排，顯然多在關注身體與空間的關係。

身體在場（presence）的演繹形式，是此場演出在表現身體語言，詩文本背後的身體，也就是說創作者試圖以身體解構語言，再用輔助性的黑板道具，寫下語言符碼，讓舞者以現身說法的表情及肢體張力告訴我們創作者的意圖所在。

對於平凡，我加入許多「快樂」

你說：我不平凡

對於不平凡，我刪去過多「災難」

你說：我只要快樂

我是一件尷尬的作品

不斷地打噴嚏

咳嗽來掩飾我做人的不足

庭院的水泥地架著黑板，黑板成為教化的空間現場，一位身穿藍白色雨衣的權力者，拿著粉筆

寫下殖民、種族、教育、主流體制、主流價值、服從、性別歧視、太陽花運動、龍的傳人、炎黃子孫、民主正義……等主題的碰撞，創作者與舞者咀嚼了詩文本的某種企圖，引領觀者走入社會權力之中。又好比主流價值內的好學生，受體制權力的控制，外在表現好學生的樣貌與條件，但其實他會閱讀情色小說、觀看成人電影，更可能是一位同性戀者，在校園職場不能被看見，同時又加入主流體制反異議行列中，在在與木炎詩句中「我是一件尷尬的作品，不斷地打噴嚏、咳嗽來掩飾我做人的不足」，不謀而合，自身陷入社會權力的遊戲中。

戲謔、嘲諷的身體告白來影射社會現象，觀者被拉近或被召喚生活中曾有的經驗或畫面，這不是一般劇情式的設計，觀者在座敷空間面向庭院舞台，透過一扇扇透明落地門窗內解讀情境式外的空間氛圍，因為庭院為現代式的表徵，恰恰點出《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》最原型的意涵。最後當《莎韻之鐘》的歌聲響起，舞者從草地以未知且帶茫然呆滯的重複性身體，朝向齊東詩舍的座敷內部，脫去身上的衣褲停留在外，說明以形成關係、以相互凝視、以共存於棲息之地而存在。☒



黑板成為教化的空間現場。